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三首

奉壽大司馬胡公序

夫大司馬胡公者則世所謂社稷之臣乎哉自　今
上中興蓋四十年所矣海內兵革不試彊事乃興大
司馬有文武材往往以軍功顯　上多其伐遂進常
伯列三孤今年公春秋財五十耳其勳名福澤所謂
天授者非耶昔宣王興周脩文武之業底順治威嚴
之績治至盛也彼其奔走禦侮之士接袵而起併力

而推轂之當是時出納則仲山甫藩翰則申伯甫侯
平淮夷則召穆公脩戎事則南仲南征則方叔北伐
玁狁則尹吉甫莫不畢力極能以尊社稷夫然後共
和之治煥然與文武同風雖其順治威嚴本之乎主
德而人各以其材用職寧詎非三代之英乎大司馬
胡公以材重當世久矣初公爲直指使數以直言決
筴名震京師會虜急雲中則以公按雲中虜鬭而敗
謀由薊門入公擐甲護雲中諸將卻虜郊鬬三茵數
苦楚楚不得休公又以按部定楚會島夷齮齕吳越
當事者無尺寸功　上簿責且嚴則又以公按浙公

出哉略行反間俘其梟率舉夷部殲焉於是東南之民始得帖席頃者流賊入江西諸郡則又命公以節制平之公以一身而繫四方蓋若此其重矣夫直言決筴則仲山甫之任也護軍距虜則尹吉甫南仲之烈也彌兵端遏亂略則方召之伐也東南開府而吳楚閩越數千里之地賴之以為安則申伯甫侯之庸也彼所謂三代之英各以其材用職然猶足以樹動於王室著名於春秋以一人而兼舉之其卓偉可知已即 今上文武聖神過宣王遠甚奔走禦侮不謂無人而積事程功公於當世無兩矣古者五十始服

官政蓋必得長年習事者而後任之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固非虛語公抱不世出之才佐中興之治行年五十而勳業爛焉此難以人力致也蓋天爲社稷而生聖人建中興之治則必爲社稷而生大司馬使之保盛治於無疆維嶽降神保茲天子申伯仲山甫是已謂之天授豈不然哉邑人黃生公通家子也黃生將爲公壽介鄉人之有辭者爲酌者先下吏方負羈紲以從公惡敢緩頰公所黃生謂否公雅謂伯子有辭毋距公命竊惟申甫召之屬徒效一官之能收一旅之捷詩人猶或多之我公勞苦功高視數君

子者不啻海若之遇河伯耳厥有作頌穆如淸風以
旌公伐不知其幾何人也即下吏無言亦安能得
一當公乎

壽李長公序

丁巳御史大夫言楚人李長公其材可備緩急　上
剙之明年長公杖於鄉矣公生之日諸侯王以下旅
進者數十百人爲公壽乃屬二千石祭酒於是酌者
請行觴首諸侯王次鄉大夫次博士弟子諸侯王舉
觴言曰　天子有事明堂徵材於楚乃今浮江漢而
下鉅者千歲小者不下數百年非是則匠氏弗顧然

此者豈場師所樹哉必其攄罙阻遠斧斤然後千歲可致也公少年入著作之庭出就王爵尋罷去行年六十不家食者五載耳　高皇帝約非斑白不使爲卿、上方求草莽之臣脩　高皇帝之業公越在草莽蓋卿材也天將閟其材美必千歲而後用之茲其時矣公飲斯鄉大夫旅獻曰世所謂直言方正之士朝結綬而夕納履豈不烈丈夫哉退而尸居無所用其技顧爲危行高論竊竊然務暴巳之能猶之將不得於君棄旗鼓而遁無何乃復擐衣躍馬顧爲三軍鴈行何汲汲也古之放臣名立而士附今海内一二三

君子往往以奇節著久之鄉曲不譽即爲士者猶然
疑之楚人有言蘭變而不芳叉惡足貴公白首江漢
聲利不入於心負俗而行不喜立名譽以故薦紳大
夫莫不推轂閭巷之士莫不誦義此其義𤼵高非若
彼建鳴鼓而行者公居楚則楚重公飲斯博士弟子
歷階進曰善乎諸侯王君列大夫之言信知長公獨
行君子之德矣使喬木出于仞之上非人力可通藉
第令庇于駟于青雲卒難爲用其所託者過高也今
之負盛氣者即能𤼵一奇彼將兄夷齊而弟之鄉人
曾不得其一眄其輕世若此惡能爲世用哉公以舊

史氏其文學行義取重當時且春秋長矣即東鄉以臨後生豈遂爲過顧惘惘於父母之國嚴事長吏若三老豪傑以身下之折節逢掖之士以其于下之側𦈢爲圜而不詭於正直使見於世如彼梁木天下將放焉其用大矣公欽斯二千石聞之曰諸侯王心王室者也諸大夫明節士尚賢長公觴矣公受三爵而醻乃謝客

奉壽　襄王殿下序

高皇帝定天下垂二百年正德中政事多闕　今上即位與天下更始纂舊服而彌縫之即自古中興之

君若詩書所載不足多矣襄之封國自　獻王始
獻王抱周公之義有社稷功傳國數十百年寖失其
舊及　今王立脩　獻王之業不十年而昌阜於國
中國人謂　王蓋襄之中興者也夫天將有意乎天
下國家爲之建萬乘千乘之主則必予之黃耇保中
興之業於無疆其在詩曰天子萬年則　今上是已
王春秋始壯無論天年要以天之所建者卜之　王
於是乎有壽徵矣且也萬乘之尊天下一人耳而唯
天臨之千乘之尊四境之内一人耳而唯天子臨之
故事天如事君者萬乘之所有事也事君如事天者

千乘之所有事也　今天子翼翼昭事夙夜不遑於事天得矣　王事　天子唯謹無論歲時朝貢之節罔不競競即國中所建置務自貶損明有尊焉此其所以嚴事天子者無不至也夫尊而無上則生心生心則不能不從所欲從所欲則不能不損其天和非壽類也故奉天凝命唯　今上能而靖恭以事一人則　王有之矣　王祿貴而居屏一切無所好慎守侯度務精白以承天休夫以天之所建且能敬脩其可願者焉此之爲壽非可以歲月計也道昆賤有司也　高皇帝法諸侯王高居方岳之上一切吏事則

有司存彼其官薄而以赫赫者臨之有司而才五不當一其或不才十不當一何者尊卑之勢異也夫天子持三尺法責在有司而或當或不當則法例矣王令國中有罪者皆下有司議有司比其輕重無不當之凡此者皆所以尊　天子也道昆待罪三年饗王之賜且久往年爲壽則抵太史氏受辭乃今受檄且行去國都違顔色有日矣腹心之所私布安敢倩人爲哉於是次其不馴之辭以爲　王壽

封太宜人張母七十序

御史大夫張公填楚之明年母太宜人始老公得楚

楚人聞公有母且壽考則相與歌之歌曰鼎有膏蒸之以芼羹母也劬勞鼎有餗慈之以百祿母也壽殽道昆聞而嘆曰美哉渢渢乎斯楚之遺風也昔矣斯頌魯睿侯以壽母聞焉人子得母而長事之無貴賤皆壽也而母以子頌則唯魯睿侯賢哉語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虵本之乎其所自生母德著矣道昆學禮請以禮諭之古者有事於名山以其能興雲雨也祭必先河而後海以海爲河之委也夫時雨之澤大海之潤豈不弘多然而王者獨嚴事山河至于今不廢即庶民編戶猶然奔走之此無他重本故耳夫以魯睿侯

能子故能貽厥令名要以不倍本不遺親則舜人之善頌也由今觀之魯侯之能得舜者徒會盟伐楚之事功烈若彼其董董耳御史大夫事　今上皇帝潤澤太平之盛治非直邦君執政之倫也起家繡衣使者宣布德意以洽四方非直一隅之治也決策論西北邊事及制西南夷諸便宜隴右黔中至今饗其利不絕非直一旅之效也使奚斯而在其將若之何夫頌之義三侈其事則頌饗其利則頌伐其勞則頌本是三者作者又從而潤色之雖有至言不無溢美情之必至者也乃若閭巷之歌輿人之誦固皆心腹之

所私而咏嘆而長言之雖其言不雅馴大都情性之所由發也然則楚人之歌庶幾乎由人心生矣詩以而詩在楚豈虛語哉　今制公卿大夫士有功德於社稷人民者則賜爵其父母而以　璽書命之其詞則太史所職出自　天府者也自公引籍不啻二十年母始得封太宜人耳夫雲之積也不厚則其澤不施水之習坎也不恒則其流不遠由今以徃公功用日益起太宜人春秋日益高其在者作之庶奚斯何紛紛也頌何必楚人哉頌何必楚人哉道民待罪楚吏既聞楚歌則以其閒於詩教遂不辭載筆爲役且

爲太師采之

洪母六十壽序

洪母者余女弟姑也女弟爲余叔父季女歸於洪初女弟有家舅乃見倍又五年而女弟寡蓋春秋二十有三女弟有子始孩賴以存活余在郡女弟走豎子請曰未亡人失所天獨姑在年六十所矣乃今不得從夫子爲姑壽願須臾釋慽從冢婦稱觴在禮何如曰禮也舅沒而伯仲從之母保季子若孫存其世祀玆母道也亦猶乎父道也仲子不逮事母則旦夕其養非妹之任而誰任哉玆婦道也亦猶乎子道也登

堂稱壽其誰曰不然嗟乎若非直壽姑且壽洪氏昔在趙孟以國卿而走諸侯門可炙手下宮之難危若綴旒不有程嬰趙將不祀卒之立趙氏後存其舊勳嬰之力也余在外傳數往來諸洪間洪氏翁方以節俠游江淮殷殷盛矣既而父子相從於地下其末造可知母持家秉不遺餘力存諸孤而烝嘗之卒使亂子皆完席故業而昌阜於後則洪氏百世之祀皆母之年也余聞洪氏翁長者然諾不侵於人而伯仲斤斤皆丈夫子此三人者宜壽乃竟不壽禍天道何天道猶水窪則盈之亦猶寡露翁則張之然則洪之取

應在子孫而右券在母母一身而繫兩世豈玅然者哉昔令伯允李氏宗賴祖母劉而後顯令伯斑白而劉之年又最高天既以令伯胙李則必以高年胙劉此天授也彼洪之諸孤有令伯者在母且於其身見之享有天年何論令日觴既具若第後冢婦曲跽請曰以是藐諸孤願姑進酒爲洪氏壽

羅母六十壽序

余讀女史所載豈以閨帷貺德哉大都以夫子顯乃若晉郤缺漢鮑宣亦皆有婦順之助而或藉貴仕有聞焉龐公避世之士非有下軍之貴司隸之榮也並

耕而老巖穴遂成不朽之名視彼爲難矣襄陽多處
士之隩宅其山則鹿門隆中最奇父老謂余武侯雅
嘗師事龐公卒興漢業多所授受夫以武侯之敏達
不恥北面則龐公之才可知藉令擇主而事與群雄
并驅功不在小顧以耒耜習於干戈丘園安於鼎足
非知化絶俗之士不能也今天下一家非若三分割
據之國也兵革偃息非若連師暴衆之秋也使龐公
而在寧耦妻子而耕乎將舍耒耜而事天子乎夫巢
由其箕潁之節黄綺遠遯之辱而堯不能臣漢不
能屈亦各從其志而已即使漢德未衰諸侯賓服龐

公之嚴棲自如也然則當今之世豈無若龐公者哉梱內之言其所欲者奢矣乃令使之去從姜郤芬華白首茹苦其無間言者幾希故千載而下龐公以伉儷特聞非苟而已父老又言武侯婦醜而有善名非不德也顧今之稱龐公婦者不絕口而隆中之內德華堇焉要之節立則名從功高則節掩此左右之辨耳汪道昆曰余家食獨嚴重處士羅公其人抱道覆方不佞然諾往往操几杖旬日從之顧余安能望武侯公抱不賓之義而外內合德則龐公流也余出居襄陽聞龐公事甚具余弟會約書謂外王母春秋且

者覩乞一言爲壽則如羅公者也余病吏事無能爲壽乃竊比於羅公若羅公誦義鄉曲閒不具論而論羅公爲詳云

殷王母九十壽序

昔在丁未吾邑中舉進士者四人長者鄭子汝文次殷子養實而程子汝懋與余齒相若乃最卑當是時三人者皆具父母獨殷子失恃顧得王母恃焉其後殷子官行人官諫議皆奉王母都市舍中既而督學百粵聞王母乃不果往明年王母春秋九十矣仕者希一命之寵焦神竭力日跋踄不休直將爲報情反

始地耳幸而遇合即其父母即其大父母非其始願邪顧仕者之涉世則有希慕世之所謂嘉祥善事則有盈虛遇合而仕即得其父母者什五一人其大父母者什百一人而已自般子引籍十有五年冠惠文擁朱轂者業已久矣乃今王母年九十餘老顧獨無恙此非千萬而一有者哉古者母以子貴亦以子聞若魯侯燕喜是已其能以祖母顯者則李令伯一人何菫菫也令伯夙有家難祖母劉獨以身先後之語在令伯所上書中猶可概見蓋天將以劉興李則必爲李報劉卒之李氏昌阜而劉之年又最高出其於

始收息於終此其右券也般之先以積著傾郡富于母有家富厚矣王母蚤寡先諫議公居于舍不問家故業所遺蓋僅有存者及般于母氏見倍王母大以爲憂蒿目於帷簿之間日不遑暇其勞苦若此然則般之右券王母操之乃今有造於後嗣而享有大年此非可以無故獲也亟以令伯當紛糾之秋進退皆不自得至今讀其封事猶然扼腕悲之般于待聘而篤惟其所之此其畢力報王之時固皆報劉之日也以斯而視令伯不猶賢乎嗟乎余幸而蚤貴曾不逮事余王母於其身親旨允之乃今屬詞而觴般王母前

蓋怦怦心動矣夫同居父母之國既又同升諸公吾四人者非直手足戚也諸父則父諸母則母諸王母則王母也即吾不逮事王母乃今幸而得為殷王母壽也不亦愉快乎哉程子既聞余言乃數稱嘗時鄭子方在廷尉不及聞即他日聞吾知其不異於程子也

壽一所先生八十序

今上初臨海金一所先生來視閩學閩故文獻國也先生至表宋儒倡道於閩者祠事之務躬行為弟子率一時士相顧而化蓋稱海濱鄒魯云其後二十年

庚申先生仲子從來視學仲子奉先生約法士帥教如初又明年先生春秋八十矣閩藩臬大夫若闔郡幸得仲子同官將發一介行李爲先生壽醴酒既具屬余脩酌者之辭余小子卑卑無足以當先生者顧執長者之役義無所辭請先陳當否而諸大夫擇焉皆曰幸甚道見敬進曰世所謂嘉祥善事大者壽考次者顯榮而令名急矣貴如趙孟壽如冥靈其行義無所稱載惡能爲有亡先生以世德發家一門之盛海內無兩乃今享有眉壽且夫婦偕焉得全全昌殆非虛語先生不立名譽搢紳學士不啻若海岱山宗之

題榮壽考而長有令名此世所希有先生備矣請以
是爲酧若先諸大夫曰未也更進曰昔萬石君以質
行顯史氏登之于齊魯諸儒之間萬石君椎少文二
子取醇謹耳齊魯俊於文學豈不斌斌史氏獨推轂
之且以諸儒爲之下此華實之辨也我　國家以文
治治天下士斐然嚮風　孝武以來倡道者一洗世
儒之蕪穢而獨覩昭曠之原其後及門之徒務張皇
以立門戶居常玅論溢發非堯舜文王孔子不談一
何偉也槪其行事曾不異於塗之人遂使世儒譊譊
率以此相詬病後進懼蒙其恥往往卻步而不前齊

紫敗朱而朱若恥爲朱矣要以篤行脩古出入不倍所言則唯先生能矣厥乞先生百歲之身以爲當時耳目使後進得睹其大較由此而辨朱紫焉是天之有意乎斯文也請以是爲酬者先諸大夫曰未也道晁避席曰說芬華核名實雖賢者不免焉此有我之心也此兩端者宜無當於先生先生三受命爲儒宗不斑白而釋事三子接祉而起兢兢焉日討先世之德而程督之其學道本之乎潛心而壹禀於河洛其所論著要皆深造之言然則先生之不朽者在躬行其緒餘在子姓其聲教在天下後世而其足術者在

成書由今以往諸子脩先生未畢之業衍宗社無疆之休後之學者挾筴而知鄒魯方泝河洛而游洙泗之上則百世之澤皆先生之年也以是爲壽其庶幾乎諸大夫瞿然曰庶幾乎吾將以是而聽命闇人矣道昆敬諾

壽少司徒鮑公序

今年甲子　聖天子與海內更始咨耆舊而釐理之前少司馬鮑公起爲少司徒遂撫東土公初謝司馬蓋始杖于鄉余從鄉大夫爲壽於公之堂則余進養由基善息之言以命酌者公爲之引滿而有味乎其

言拜司徒之明年公且杖於國矣余越在疆場弗得
帥初禮禮公吳季子將出東道謁天官遂徵余言以
爲公壽季子於余爲婚媾於公甥也余則何敢無言
余惟三代有道之長非獨其王德茂也猶必有臣隣
之助三代之英非獨以其君顯也猶必自附以不朽
之名蓋得其時則然耳夫久安長治宜莫如周當世
所謂老成人宜莫如太公望享年百餘歲著名實於
無窮至盛矣使非遇合殆將以屠釣老焉故不遇則
白首棘津不以爲終窮遇則一旦而載後車不以爲
驟合時也然則東海待清固太公之善息卒以鷹揚

而與周室非百中之能乎當公謝司馬時東南騷動
朝議謂非公材不可數推轂之公雅不喜于時其議
遂格後之在事者蹈不測以趨時何岌岌也及功見
事定猶然不免於瑕疵公獨巖棲川游待時而動謂
之善息誰曰不然乃今初命則太僕申命則少司徒
此遇合之時也公由此起其於百中何難前言有徵
矣公之東也人謂公社稷臣宜居中持議何必東昔
周召分陜而左右之獨太公賜履以表東海地重故
耳我　國家兩都並建山東爲之懸衡　上方與三
事大夫脩內外之治潤色太平之業葦轂之下罔不

精白承休內治章明甚由內及外則必倚辦於塡
撫之臣以山東而視四方猶之以海岱而視羣望也
公以十年息矣起而就列爲之布侯於營丘　上意
蒸蒸厚也頃山東不雨其民嗷嗷自公下車雨與行
會民乃帖席此唯天授抑亦百中之效與往余始受
節鉞公幸而教之曰伯子在事人人爲伯子危夫擇
地而行曾不能咫尺而心與目俱病矣庸詎知心目
之所不及無失足乎哉素履而往受命於天願以此
爲伯子决筴昔人從伯昏無人受射其持論與人殊
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而足外垂於此而不眴

於目不怵於心然後其中也不殆所謂不射之射也公將以伯昏無人而脩我我則安能公既善息以養其餘力而又不殆以收其全功由此而求正鵠庶幾乎得一當古人此特其始發者耳屬公懸弧之旦紹介季子以前言申之

封刑部郎中何公暨章宜人七十壽序

徃何大夫補尚書郎奉其父刑部公母章宜人就養郎署刑部公負高節雅從諸父老爲會一時名動京師比公還括蒼余小子嘗載其事而後言之矣其後五年大夫督學江西公與宜人在越乃使人待命且

虛上㑹將以承父母驩公謂使人　上方潤色帝業咸與維新三事大夫莫不精白一心脩舉讓之治孫子幸而在事務周行郡邑廣厲學官毋繫吾兩人者爲也大夫唯唯歲甲子有司當論士江西最稱得人越明年公及宜人並以春秋稱老大夫方在行部不得鞠跽奉觴乃遣客入閩徵不佞之辭爲壽尚章之歲吾父母始杖於鄉余小子待罪行間無能爲父母壽即儼然拜客之辱其何辭於大夫由今以談大夫之所爲壽者衆矣昔舜舉十六相禹宅百揆知人安民皆由此出而敬敷五教厥有司徒夫然後比屋可

封賢才不可勝舉乃今大宗伯論士冢宰論官俊乂
登庸吏治烝烝盛矣要以綱紀三物豫養而誘進之
則督學專也譬之納婦大者奉宗廟事舅姑小者治
酒漿執灑掃婦而任此可謂曰能能則敎者稱善媒
者稱良不能則否何者婦之能不能繫之也江西蓋
姬姜之族往往以異能著聞大夫爲之姻傅爲之行
媒固宜能者畢登不能者胥化人臣以人事君之義
其在斯乎且也父母之命子也始在外傅即能屈首
受業輒呫呫有喜心及其籍名博士奮然以經術鳴
喜滋甚矣及其召對公車策名就列喜又甚矣出而

從政弟令效刀錐之用槩咫尺之奇爲之父母者誠不自知喜之無從也況夫以人事君上臣之所爲務幸哉有子如此其喜可知使徒掠取顯榮一切無所用職神雖王弗喜也嗟乎舉世方以饘鬻謂孝甘旨謂慈何論養志如使大夫酌彭蠡爲上尊俎匡廬爲加豆果能望父母之腹乎哉昔人有言大孝不匱博施四海歸父母令名則不匱之云也仲尼評儒齊國之士登鮑叔而下夷吾夷吾治於高徯民到于今受其賜本之於其所推轂則進賢爲賢鮑叔得一夷吾爲齊巨擘大夫之所造士蓋稱伯者而誦法先王與

日推轂而升諸公焉必有異能之士光輔　帝德在宥而理萬方此之爲功夷吾無能爲役以大夫而加諸鮑叔何啻倍蓰本大夫之所自出享有令名此不匱之能事也吾故曰大夫之所爲壽者衆矣惡用不佞之辭客曰固也夫子以不得鞠跽奉觴悚然意下今茲使人嚴君所何敢無辭嗟乎此余小子疇昔之心也余小子越在疆埸父母蓋念之深則以余小子無良惴惴然恐得罪願誠得一日之養安父母之心不難以三公易之矣大夫之所事事豈余小子然哉聖天子壽考作人左右贊襄旅力未艾冢宰大宗伯

皆具父母又皆就養於鄞入侍承明出就子舍雖共
此皆臣子所希有少於當世並見之然則大夫將從
奉父母雖且有日矣即一日之養大夫何汲汲焉客
述前言以復大夫遂以爲大夫父母壽客爲大夫部
中文學蓋閩人云

藩大夫汪公六十壽序

今上四年海陽藩大夫汪公春秋六十矣戴甥紹介
而抵不佞願乞一言以壽公公不佞宗人也不佞結
髮而事　先帝舉宗仕者凡十餘曹公始爲戶部尚
書郎以材取重虜冬入薄西北關大司馬翁公行邊

召諸兵禦虜昌平主餉者彌生坐事不辦幾自裁部
尚書急昌平則以公代公謁大司馬宣言曰故事秋
後弛關宜無事餉虜今非時至乃復徵諸將兵假令
餉如丘山非可以一朝給也請令近者就食遠者輓
芻粟給之於事便大司馬謂善乃悉聽公公下令募
民間出車千五百乘中夜至詰朝朝食芻粟悉至軍
中近者得從便宜移軍就食　詔以諸陵軍乘障塞
部檄下諸陵軍待支行糧公曰諸陵軍直以衛諸陵
乘障塞固所以爲衛耳安得藉口客兵索行糧諸陵
軍諜市中公上疏得請乃罷及虜遁歲省不下五萬

縉尋轉福建按察司僉事分部福寧閩中方議徵海
上兵備福寧州距倭夷南下公獨持不可海上視逆
關不同夷舟順風而馳所至皆戰地徒備福寧州無
爲也既而同安告急公出獄囚以出海抵罪者令殺
賊自贖遂追擊賊大破之會故太宰房居歷寧嗾公
操法及復起進公貴州布政司參議已復罷公其後
八年不佞以副使分部福寧則公舊部也公約法具
在閩人往往誦公海上功當是時太宰陷不享久矣
今之從事厥有二難治餉治兵是已兩者卒然而至
不暇豫謀乃若以詘舉羸以弱制勝難之難者也公

治餉而郤虜治兵而破島夷藉第令在事而公之志得行即王計運籌庶幾乎社稷之役彼其大宰固中道沮之何褊心一至此耳夫干將之利也何有不割哉新發於硎即能剖玉斷犀足矣與其盡利而戕且鈌無寧善而藏之騏驥騰驤汗血而示千里亦可以逞與其力盡而至於敗無寧稅駕而休之何者寶干將而不盡其利寶騏驥而不盡其材壽之道也天授公以多材而不盡其用非壽徵與夫以公之遇既寧視賈生之遇絳灌其不得志同矣賈生治安之策不試卒發憤以隕生非壽類也公退而家食睢睢盱盱

足跡不及公門姓名不恩市井行年六十血氣克盈所謂脩道以養壽者公近之矣余聞公大父百歲公父九十而彊此其世類則然何論六十夫用而不盡則壽善養則壽世類有徵則壽公兼此三者即黃髮不啻矣余不佞惡足以壽公宗父老笑曰伯子故嘗轉餉給大將軍其後治兵閩中勞苦功高如此卒中閩人之口于于然安之家世亦多高年世類合矣語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信乎伯子之似公也是宜壽公

壽程處士序

閭封人曰余家食未嘗聞處士名及余始除吏往來姑孰之蕪陰乃始聞處士處士者吾鄉昌國公後人也吾鄉去蕪陰四百里而近鄉人賈者往往居蕪陰獨處士以節俠聞鄉人推轂處士以爲賈人祭酒即諸賈人持議不相下幸處士居其間議遂平蕪陰當舟車輻輳之衝其地多羈旅少土著縣長吏籍羈旅者起丁夫久之踐更者皆不平處士詣縣長吏請以身平之其籍遂定郡大夫多處士表其閭而優禮之郡大夫者今少司徒馬公也及余道出蕪陰則處士授館穀而丁夫之轉轂者皆就處士受籍而行又處

士弟考功君恭叢君皆故與余同籍於是處士帳具爲會余始得交處士雖既而乘傳者二乘六者三皆取道無陰於處士益習及余有境內之累不相見者六年處士杖矣余諸弟雅從胡子游而胡子從處士受室胡子將以期日爲處士壽則紹介諸弟而抵余受辭猥余備在知交敢不敬諾余惟當世以經術取士豈不以經術足用哉甚者童而習之白首始仕不爲無得矣及其奉三尺法操百里之治而紀綱之抑何施而不可也匹夫匹婦有御胥不能得其平其所用者非所習矣處士羈旅人耳未嘗持三尺之法得

操縣長吏之權也彼徒以譚言解紛莫不氷釋進無
違議退無閒言是布衣尊於縣官片言信於三尺也
不亦俶儻乎哉昔陳平以宰社見奇卒以相漢假令
處士在事宜有以自見於當時乃今之用人直爲此
拘拘耳庚桑楚居畏壘而三年大穰畏壘且俎豆之
誦義至于今不絕若此者非固有三尺之柄縣長吏
之權也處士客蕪陰者不啻數十年其穰多矣他日
蕪陰之嚴事處士豈居畏壘後哉果若所云則今之
所爲壽者固未足多彼且有不朽者在也余受辭場
之事無能觴處士前使處士得聞余言即三舉不辭

矣

鮑老夫人六十壽序

司馬鮑公諭最得封內子淑人又明年丙辰淑人春秋且耆矣邑中上客前爲壽吳叔美執子壻禮居末行爵先乘幣鞠跽而進之祭酒有辭則屬道昆爲役夫自天子之公卿大夫若諸郎吏即能布上威德有功烈於民此惟丈夫之能不假帷裳之末議 高皇帝約無論卿士能其官者則爵及梱內而象服有差要以無成有終妻道臣道等耳周官之政豈不炳然其見之聲詩本之乎女德內治之效此[illegible]章者也

關雎以下則晉有冀缺漢有梁鴻雖其行義可稱而無所建述於世獨飽司隸以伉儷顯千歲而有司馬公焉人謂不有司隸惡知少君微鹿車之賢亦不能因司隸取重若淑人之質行載在璽書宜無忝少君矣司隸效忠季世勲業未光　今上簡在司馬愼所任使之行且匡世立功弼成中興之盛治此與司隸絜廣度大不可同日語也夫以授粲抱机之雍容得附冀缺梁鴻猶足以誦于後世況推轂夫子度越司隸者哉昔少君壽考史氏侘之爲美談淑人指使之年方諸盛壯此難老之徵也天道猶質劑然息愈

廣則收愈衆固將左右司馬公俱享黃髮一切禍澤寧不足淑人所乎道昆於叔美爲昏姻且會逢嘉事遂不遑退讓爲作頌云頌曰皇矣宗公開國肇祉奕世發祥公宮有子高閎相攸君子嘉止既閑有家燕譽伊始君子膚敏有倬其章鷄鳴昧旦爾謀則臧虔尒滫瀡潔爾烝嘗内顧無缺繄爾之良其章伊何揚于天府顯命不惱允文允武討不庭方桓桓召虎相彼路車爾輻爾輔昆明既乂百粤既柔程功司會百祿是遒錫爾搖狄爵爾好逑　王言如綍惠問斯流公德不瑕几几赤舄無使公勞待詔于室和鳴肅雝

如鼓琴瑟純嘏爾嘗齊齒齊德月躔閼茂歲在火龍
司馬燕喜有客雍雍員方在御翟褕在躬介尔眉壽
福履攸同婉娩少君顯允司隸彤史相輝照茲來裔
淑人嗣徽内美世濟式觀耿光俾昌而熾彼綦者子
乃在館甥莪莪章甫洵美且仁再拜稽首旨酒斯陳
淑人樂胥黃耉無垠

太函集卷之十

太函集卷之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首

北山方長公六十壽序

余觀列仙傳蓋多隱君子云古者以鄉三物辨官材野無遺佚漢去古不逺猶然首舉孝廉世所謂人倫之宗砥行立名之士大都烝烝觷用佐百姓而理國家厥有希巢由事黄老皭然不滓人貌而天跂而望之不啻千仞之上彼其遺世獨立不亦僊僊乎哉乃若後天地而凋三光率寓言耳後世設科取士寘鄉

曲之譽不聞其間力人倫矜名行之流往往矯乃外之游談探玄同之末議猥云不死之藥可得羽翼可成當世欣慕以爲仙人慄然意下於是中庸之軌塞奇衺之術興矣道在邇而求諸遠惡用泰山縣駢爲哉方長公有容北山人也方氏世受孝友至長公伯仲益脩之長公生七年輒善事繼母及伯仲孝居室且名其堂長公自言張仲以孝友而誦義百世景行行止夫非仲之徒與堂遂以景張名務躬行爲率父視諸父子視諸子仲氏見倍長公守之不衰遇宗人近屬無親疎少長必以情遇外氏親自始以迄終身

必以禮鄉鄰解紛必以信歲大疫設糜粥餉諸疾苦必身親之擇地而行庶幾處士之義若長公者所謂力人倫矜名行者非邪使得一當弓旌其於任職何有乃今白首巖穴僅僅謏聞則所遭之異也往郡中舉鄉約召長公為正鄉人悉推轂長公長公固辭終不敢以菲薄而先長老假令鄉舉里選必不能舍長公彼或無取于名高要不失為隱君子耳人言長公絕旨酒居鰥屏勝人脩道葆真彼且優為之矣北山系出僊翁後聶師道之跡在焉長公何不為也夫達生之旨則余有味乎莊生蓋自其同者異之彭之於

殤異也自其異者同之委形之於委蛻同也僊翁師道雖仙才安敢望彭祖彼其翛然而往不亦殤乎赳在雅歌張仲至于今不朽果能力行孝友爲可繼爲可傳壽之類也昔之論壽者必歸本于仁孝友則仁之發也語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數世之仁則數世之壽也張仲是已終身之仁則終身之壽也仙翁師道是已長公務力行以昌阜後世其爲壽也恢恢乎大哉視彼覸于其身幸須臾毋絕者不可同日語矣羅太學爲長公壻於余爲婚姻太學謂余先鄂州作郡志

載仙翁師道之跡甚詳鄂州嘗誦昔人之言世無仙
唯隱君子耳公與鄂州語合是宜知丈人歲正月丙
寅丈人行年六十矣徇不佞無能壽丈人願執公言
為丈人壽

壽吳氏叔五十序

先大毋有季弟子曰潛字時起是為家大夫内弟余
小子稱吳氏叔云大毋季年數病肺家大夫侍湯藥
日夕喜方書會吳長公洋以醫名一時諸名家盡出
其下長公雅游家大夫所即方術有驗者家大夫輙
籍記之家大夫諷吳氏叔學長公醫叔有難色家大

夫謂叔而薄醫邪古稱良相良醫其功澤等耳余觀吳長公治疾譬則晏嬰相齊子產相鄭闇可使顯弱可使彊一何偉也叔曰不然醫不三世不效潛三十始事事又安敢望吳長公於是家大夫悉出故所籍長公方術及受諸方士禁方以授叔乃閉戶謝客徧讀黃帝以下諸書業既成人未之奇也江山人民瑩託於醫以隱義甚高聞叔抵掌論醫乃大奇叔於是郡邑諸豪傑父老爭致叔安車結轍於門當是時吳長公有子伯高世其業叔以奇勝而伯高本乎中庸兩人相與齊名所全活者中分郡縣叔少年任放比

中歲則恂恂若宿儒鄉人私相語曰時起儒者邪何恂恂也叔聞之曰儒醫豈不相謀者哉吾儕誦法黃帝猶之六經漢張仲景立一家之言則醫門之孟子也其後婺人朱彥脩有所論著舉世翕然習之亦猶學士大夫非朱熹氏不稱載顧其言一出使人繹古昔而倍先王晉祠惡池而廢河齊祠配林而廢岱失其本矣宋元之際其斯爲季世矣乎　明興萬物更始大儒崛起禋祀孔孟芻狗宋儒即今誦說不衰直爲取世資耳醫則吾鄉先正操獨見而明成法朱彥脩之論稍格不行由茲以談其廢興率同一軌儒非

吾業而吾業近之柰何以此相病也余小子哆哆好古卒有味乎叔之言今年叔春秋五十矣家大夫造叔爲壽命酌者致詞曰醫家累千萬言大較爲養生設也解牛薄技聞者乃喻養生一技之精進於道矣吾弟通於儒而見道不謂不精實其言庶幾可以長生請爲吾弟壽叔恂恂起曰潜幼失怙恃柰何徼一句之惠而忘先人敢辭家大夫更酌曰吾始推轂吾弟未敢必有功吾弟三十事事四十而名五十而名大著則專壹之効也吾所推轂者不虛矣請爲吾弟壽叔恂恂起曰潜幼失怙恃柰何徼一句之惠而忘

先人敢固辭家大夫又酹曰吾毋棄梧棬久矣乃今
毋黨唯弟而毋之遺體唯吾藉令吾毋猶然在堂則
百歳人也及今親見弟之得意不亦愉快乎哉叔起
再拜而受爵曰潛幼失怙恃姑實子之大夫兄以姑
之遺愛命潛敢不拜賜余小子善其言之中於禮也
遂書諸策紀二姓之好焉

朱大夫六十壽序

不佞客錢唐則朱大夫授館廼得交大夫驩秋七月
丙辰大夫杖矣諸大夫客皆造不佞具言所以壽大
夫言人人殊亦各舉所知耳鄉先生則曰吾郡首藩

文獻最著都人士善易者宜莫如大夫博學多聞窮極古今之變使得對公車令平津豈足道哉五射策不收僅得州牧即有奇曾未能出其什一謂重積何夫蘭生幽谷桂樹冬榮豈獨異乎衆芳夫固有待而施者耳大夫彊仕未遑薄有土而甘丘園蓋蘭桂之屬也此壽徵與鄉大夫則曰江以西皆列邑寧以地重獨改邑爲州故尚書居州往往目攝州守坐守西鄉守出主人未及門而還州民直謂尚書尊守易與耳大夫出守說尚書公故大臣莫敢當客禮炎奉命守土幸得分庭非敢妄自居高亦公父毋之國也乃

據上坐主人送之門外必俟升車乃還於是州民始知有大夫人人以為得大夫晚州豪劉氏抵大辟掠良人女內獄中大夫至杖殺豪繩諸劉不逞者悉抵罪州故患盜盜負固莫之誰何大夫發盜藪數十家毋敢為盜耳目乃布德意傳檄拊諭之不從則捕其太甚者窮治之盜始息尚書嚥大夫甚遣其子入相舍願得稗憾於大夫部使者方以最聞大夫免矣其後寧有警所部議城寧守坐援功不平州民爭赴愬所部自寧置守無如朱君往朱君為民築堤民赴工恐後何至如今守未及舉畚輒騷動境内乎請得勒

石州中頌朱公功德夫士釋經而治民事未必得民即得民未必持久大夫守寧不三年而去去且二十餘年寧到于今誦之不衰則自大夫良矣乃今天授難老其將爲寧報大夫非大夫之壽而誰壽也三老豪傑言者兩端一者曰大夫歸休晨辨色而視事無論丘墳田宅興事程功若燕饗問遺積居出入必身親之日孳孳不少休其餘力猶若可賈櫃以運故不朽莢以播故不蠹壽之類也大夫壽哉一者曰丈人惡知大夫其於一切未曾數數然也比年挾杖屨周游名山大川所至必察地宜問謠俗歸而著論四方

之指掌在焉築室湖山之陽結客爲會賦詩飲酒熈
熈然與商山洛水同風視彼儻然而來直士梗耳譬
之十仞之木避風雨遠斧斤即千歲可致商山洛水
是已大夫壽哉諸博士弟子曰大夫生世家其曾大
父參知公以春秋顯大夫有丈夫子使受春秋乃今
雄距檀場上下推轂大夫未畢之業其子身之奕世
阜昌引而勿替大夫可無憂也大夫壽哉不佞作而
言曰善乎諸君子之壽大夫無遺言矣夫重積而未
施則壽政良則壽彊有力則壽逸則壽樂有賢子孫
則壽得全全昌其大夫謂邪不佞竊聞之天無心而

運不息故無疆水無心而流不息故通晝夜大夫其此五者曾何容心哉時積而積時良而良時彊而彊時逸樂而逸樂吾見其朝徹吾見其攖寧庶幾乎進於道矣壽不亦宜乎諸大夫客退而喜曰伯子其遊方之外者與是善言壽乃相與授簡述不佞之言以賀大夫

孫毋戴孺人六十壽序

吳氏叔習海陽孫氏雅謂孫毋戴孺人賢今年孺人耆矣孺人子承訓承誨承謙介吳氏叔乞余言為壽其諸孫孫伯子具孺人質行為先談伯子之言曰余

睹傳記即賢如叔向毋猶然以妬聞孺人當盛年固
請良人置妾及其舉季子也壹以巳子子之恢恢乎
有容視叔向毋廣矣巴寡婦清擅丹穴之利秦爲之
築懷清臺以居孺人寡者二十年家累鉅萬即行不
踰閾宜無讓於清嗟乎伯子讀書好古善屬辭其稱
引古人則取節焉爾昔在三季薄耿介而進幷兼於
是言利紛紛至秦尤甚清一富人婦其質行無聞天
子獨以客禮禮清顯其名於天下當時賢士貞女豈
盡無人彼以匹婦而竊利權儼然見客何爲者也太
史公立傳往往極口稱之學士大夫非直以此病秦

亦且為太史公病矣孺人不幸寡脩故業而息之此亦有異能非茍而已也要以多財取重孺人何有哉三代有道之長于周為烈本之其所由始具在二南自今頌樛木諸詩其內德一何茂也新安四塞之國無論內外多褊心孺人顧獨有容務樹本支蕃孫氏後徵諸樛木盖亦有足多者焉孫之興有以也叔向毋賢矣惡在其不能容山澤龍蛇其言卒中孫之得妾以子翩翩然與伯仲同風和氣致祥保世滋大殆亦應感之符耳嗟乎今之長守富貴豈不難哉衆人營營舉起而競刀錐之末因之以浮奮申之以誅求

藉弟令多財其經費不可勝紀夫太倉露積主撮盡之江河無量漏巵盡之所入不足以奉所出盡可翹足待也丈夫任胼胝之勞操伸縮之術萬一失計難與持盈孺人梱内之言非有四方之事也坐而筴事非有與時馳逐之權也以是藐諸孤食舊而已乃今益致昌阜此遵何術哉老子有言治人事天莫若嗇海陽素封相望率以服御相高孫氏故饒孺人獨折節爲儉衣無異采食無常珍嗇矣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非特長守富而已也抑亦以此而保天年乃今春秋始耆益壽徵耳孺人善自爲壽安事余

言吳氏叔又言孺人庶幾乎壽毋矣日以脩德爲訓躬行爲諸子婦先伯氏受業成均仲季修遺業雖擬奇美不欲爲富貴容他日以此治國家數世之利也昔周以二南起家其享國享年最久葛覃絺綌夫非德之共乎七月豳風皆由此塗出也彼或借秦爲喻其不然哉

佘長公八十壽序

吾郡中多文獻舊家喜文事凡在交游親暱脩幣於所尊敬必先之以作者之言蓋將附青雲之士以顯令名使得播之鄉人傳之子姓即拱璧駟馬不啻也

至若乞言爲壽都人士畢用之顧脩行有汙隆脩辭
有工拙玉石糅矣佘氏世世脩行誦義郡中今代脩
辭宜無若大梁李獻吉諸爲佘氏壽者無慮百家惟
獻吉擅場庶幾乎青雲之士名實純粹學士至今誦
之其不朽均也不佞雅聞處士邦直義甚髙長公受
成則又以能子推轂處士故嘗治田宅以賙不給伐
石梁津以通往來費踰中人之產百家乃始告成事
於是里中無少長莫不德處士多長公能　上即位
初　詔賜父老粟帛其年長公登八十拜賜于家王
孝廉善長公則謂不佞長公脩處士之義務振人之

舅往尚禮因諸生長公獨急尚禮顧尚禮猶然家食其何以報長公長公始生之辰越在歲杪尚禮有不腆之幣為長公壽願介片言先之不佞胥知孝廉敢不敬諾昔萬石君父子白首賓行較然然必得司馬子長其名益顯佘氏諸長老以獻吉重至今籍籍有聲獻吉之慕子長相距則與户也不佞之慕獻吉大有徑庭即有言猶鷇音耳諸為長公壽者言人人殊其間博雅多聞則子長獻吉具在惡用不佞為也乃今舉世好諛故多溢美之言語富貴則畢管樂狹陶朱語名義則薄由光賤曾史美言無當是謂緐言昔

人有言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言而有枝葉尚安事言萬石君不言而躬行齊魯諸儒自以爲不及彼其爲善惡取近名卒之行高而名附焉列傳是已長公家世操行鄉曲之譽歸之是固不蘄名而名恂恂長者之行聲名壽考世濟其隆猶之楩楠豫章高百尋比千乘其本實茂矣不佞短於口無敢以枝葉之言辱長公長公負俗篤行又惡用不佞爲也且也詩人之歌吉甫煌煌乎休烈哉要其歸則以張仲取重厥有躬行孝友儼然臨之藉此可爲觀美矣孝廉居常好脩蓋張仲之徒也于長獻吉豈不名高彼其託諸

空言孰若見諸行事孝廉在是宜中長公驩孝廉往矣孝廉退而語曰尚禮不斂蓋嘗聞順親信友之言中丞之誦長公率用此耳是故本之處士質之友生攷之躬行鏡之古昔則長公重矣尚禮不斂願持此以效長公

鄭毋八十壽序

王祖越國公鄭甥也吾宗於鄭蓋百世通家叔父善鄭季君習知季君毋有賢行歲十一月丙寅毋春秋耋矣諸内外親屬皆乞言賢士大夫所奉毋觴叔父謂余小子宜有言余小子唯唯古者外言不入於梱

尚安事言顧尊言者莫如詩其稱梱内之德具矣用之朝廷鄉國至于今不衰即言之亡於禮而禮也昔嚴仲子納交列國之士壽其母千金古人業已結其子驩輙得登堂拜其母言則詩之遺也視千金何有哉有周之興厥有文德卜世滋大則關雎麟趾以爲階其在詩者可攷已自天作合嘉耦乃成故其詩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嘉耦成而樂有相矣故其詩曰琴瑟友之鍾鼓樂之然必節儉著而后婦順章故其詩曰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内有和德百嘉之宗子孫繩繩于是乎在故其詩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和

氣致祥子孫固多賢者故其詩曰振振公子內外皆得于孫蕃而且賢德之成也故其詩曰樂只君子福履成之由斯以談梱內之德章章矣鄭毋待年于戴以淑女聞及有家攻苦力作推轂夫子積著不貲既而授丈夫子四人壹以此脩其故業節儉著矣子姓盈庭食指不啻以什數子孫蕃矣賢矣諸子席故貲息至鉅萬門戶之盛裒然蓋一鄉福履成矣即毋之賢不逮太姒不亦什一乎哉顧詩亡久矣即有能言曾不足以當風雅謂余小子何叔父又言曾爲周宗國周禮在焉奚斯之頌魯僖侯必曰壽毋本之所自出

其周南之遺風與顧魯侯之伐足多而毋毋德未著以余觀于鄭毋豈直丈夫能哉中道而倍夫子曰討諸子諸婦而訓之以躬行則萬石君之教也舉宗無慮數百家聚族無慮千計庭有誶語一切就毋質成毋聽之不俟片言而定則陳太丘之義也奚斯之頌魯侯猶及其毋言何可廢哉嗟乎婦人從人者也從父從夫從子乃罔不從從父則子道也從夫則妻道也以毋遇子惡在其必從雖有栝棬不易匕鬯此陰陽剛柔之義也其既也就業之多寡聲譽之汚隆亦各從其子耳昔之頌魯者推轂其子而貽毋令名重在

子矣今之壽毋者攷信于子而歸毋令名重在毋矣其相爲重則均也頌聲寢矣余小子安敢望奚斯雖然吾宗受姓于魯鄭受姓于周二姓皆秉禮之宗詩教或未泯也即余小子不佞將授酌者以三酌之辭叔父曰善始酌曰堂有蘐其華翩翩我有旨酒介爾百斯年再酌曰桂樹冬榮在堂之下我有旨酒介爾純嘏三酌曰有蘭有荃羅生堂戶濟濟後人胡不昌阜

余毋七十壽序

說易者曰地爲萬物毋也則坤以之唯其有容利永

貞矣夫地職形載其德含弘小者土壤細流大者華嶽河海無物不地則無物不容其毋萬物也以此臣道亦若是也上臣之務匡天下非難保天下難非保之難容天下爲難容則用天下而有餘不容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昔稱社稷之役必休休有容者居之不然子孫黎民不保矣妻道亦若是也故賓祭不供麻枲絲繭不給家不謂憂容上不忒女事不愆家不謂喜此其末節焉耳家人睽則骨肉畔内無間則子孫蕃二者憂喜之大端也容則無間不容則睽家繫之矣故曰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容之如地乃利永貞

此歸葬之義也余所聞余毋蓋庶幾近道者云余毋始有家則處士之二嫡在毋拊之如巳出處士驩居無何處士舉庶子二毋拊之如巳出處士又驩及毋拊息子二人曾未有加於諸子處士之驩甚也鳲鳩善用其愛詩人多之乃今以嫡以庶以所生視十子較異顧其毋相忘於襁褓于相忘於栝棬一視而同心視鳲鳩廣矣新都山峭厲水清激蓋四塞之區即丈夫不能無褊心何論女德槪于余毋夫非新都産邪且以吉甫而有伯奇以獻公而有重耳惠非不友覽非不恭如意飲酖王祥牛下何以故以毋故也猲

使佘毋非有一德析肝膽而楚越之處士雖賢安能
使之胥化即諸子善事毋又安能保其無二三乎和
氣致祥惟所自召則其大性然也元年冬十一月甲
子佘毋始稱老于家諸子濟濟愉愉門內殷殷盛矣
夫臣良壽國妻良壽家故帝臣以揖讓而贊襄宗臣
以推賢而佐命國之壽也周南之興乃在樛木趙孟
之烈寔維趙姬家之壽也此之爲良有容者如是耳
諺曰一歲樹穀十歲樹木百歲樹人毋歸佘氏二十
年而後生子天其以佘氏故必報毋以毋故必祚其
子孫坤利永貞家有造矣此其壽徵與佘子謁余曰

致中卒業太學雅從海內之士聞先生名毋有識聞
非先生之言不顯茲爲毋壽玫以不朽之聞漸先生
夫爲壽之言侈而無當余竊耻之余毋則梱內之良
而冥合于易教言可也言可也嗟乎余中歲而始學
易又何能言

金毋七十壽序

休人士多賢豪雅游不佞不佞將有事方外則休人
士十餘曹皆造焉王伯子前進曰太學生金茂金芝
昔嘗奉教先生所二三子之與兩生者友也不啻若
昆弟驩今年金毋戴孺人春秋始老二三子幸得以

子行爲壽願乞一言爲先談宠乎世俗喜文章斤斤
移立名譽其爲壽考修言什九竅言什三不佞病之
久矣即兩生胥不佞惡用不佞爲哉伯子曰如以修
言惡在其不病耤第令不修穉奈何廢言始金毋在
公宮事其毋孝毋疾輒叩北斗請以身代之及金毋
有家事舅姑如事父毋初金長公居子舍而長公父
賈方州毋謂長公鄉人亦以賈代耕耳即舅在賈君
奈何以其故家食邪乃具資斧賛長公賈於淮居數
年長公駸駸起矣巫至饒益則毋有首事功毋舉丈
夫子二人悉遣之就大學長公即世毋日進子若婦

程督之邑人謂金之阜昌多毋力也即毋以一田舍翁婦獨有閈鄉曲閒察於人倫孝順慈備矣古者鄉大夫存問長老務表其獨行以風人人先生是已語曰敬老為其近於親也先生豈有意乎嗟乎諸君子之及此言不佞聞命矣世儒白首而治本業非詩書禮樂不談要以出入不倍所聞蓋什百一人耳僉切即出名家廣材智其能事不踰杼柚其耳目不越閭惟非有誦習之勤博洽多聞者之為務也顧自待年以迄垂老其躬行壹稟於正經亡論慈順明章其孝則天性也今之以道德起自者廢佔俾而務玄虛高者

薄蒼天深者入無間眇論盈耳即庖犧氏何加焉槪
諸中庸其言行不啻千里甚者取乎矜於箕帚辭色
見於門庭以此而畢世儒所謂楚失而齊未爲得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所謂性善非邪人子之所爲
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婦順亦然其始事
等耳妻道猶之乎臣道也食而教之使其子姓揚名
於後世亦曰有終金母辨此矣凡此者悉本之天性
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於是諸君子喜曰金母過二
子嚴不假貸毋嚴則子孝二子其庶幾乎由是而吾
君立身則二子事也二子稽首再拜曰先生歸吾母

以令名而開不肖以大義自吾毋以及後世子孫受賜多矣敢不拜賜

華陽祝

歲庚午余奉　詔出鉄中明年主人始與杖者齒于時考華陽之館鄉黨賔客皆造焉徐君謂余主人事公至矣公方據四岳之上其何以壽主人將必楚之和氏周之天球抑秦狐白之裘蜀之錦也嗟乎　余雅以不欲聞四方視彼直糞土耳且主人齋用綸惡用彼爲然則公何以壽主人嗟乎余得人焉爾部中黃髮具在千古幸有遇焉余將以七聖爲賔四皓爲介

冥靈執爵準封人祝之幸得一當主人主人雖老矣徐君曰善深願聞其略也祝祝者何曰帝莫盛於伊耆氏封人蓋祝之三伊耆氏退然不居則三者不易得也主人具是三者故祝之徐君曰善三者既具何祝焉曰嘻君子非具其三者之難保三者難矣受以鹿臺而焚堯以九男而禪單豹七十有嬰兒之色巖居而不有其身之二者天也其一非天也人也或以天德或以后王或以高尚猶然不保其有況其他乎主人始倍親從兄兄滅父之業及主人當戶竊以爲憂乃今自致不貲富且什倍其兢兢猶故耳中年不嗣竊以

為憂乃今有子九人其兢兢猶故耳先世不踰中壽竊以為憂乃今始者其兢兢猶故耳此所謂深根固蔕長久之道主人有焉當今之時主人樂矣富而好行其德不操利權居鄉宜鄉人居賈宜賈人與都人士交宜都人士樂其富也其居家則日討諸子而訓之長者受業成均少者悉就外傅樂多男子也卜輿區築別業將以娛中老焉樂天年也憂樂人所時有然必先憂而後樂從之樂則安安則久此壽徵與抑余聞之高則必危累碁是已滿則必覆欹器是已思危必厚其下思覆必酌其中古之人皆用之然後乃

爲無失彼嵩少衡霍崆峒峨嵋高則高矣然而不危者其所樹者殊也灩澦之川雲夢之澤伊雒之水龍門之津滿而不覆其所受者殊也主人居高而履滿毋忘兢兢者哉余聞諸丈人行不與宗祊之事主人爲政舉宗總已聽之顧今鄉里少年務豪舉以明得意此非獨立其孰能不波主人第以恭儉帥子孫保世滋大由是以刑宗族施于無疆幸而胥化之舉宗皆壽類也祝不亦宜乎徐君笑曰幸哉諸君子奉斯言往也深願爲紹介見之主人余敬諾

楚語

司馬氏監楚覲射父左史倚相在焉歲壬申舍人黄仲子春秋彌矣司馬氏訃日爲舍人壽則發使以車幣行於是覲射父爲賓左史倚相爲介既至介上謁曰司馬方在事無能從賓客奉主人驩屬介者先謹以簉待命主人謝曰里俗貴年必自五十始以揚之不類四十無聞司馬幸而既之請辭使者介曰古之稱壽者疇必以年周人壽君則弱冠耳禮可義起其謂斯與司馬嫺于禮經主人毋讓主人謝曰孤不怙明發之謂何夙夜皇皇懼隕舊德以辱司馬使者自千里來既請固辭介進曰主人家世素封至主人始

顯人侍　先帝譽命被于幽明臣子之節著矣介者
受命司馬寧詎中道委之請畢使事主人謝曰吾宗
長老咸在猶或讓年鄙人以齒則卑其何敢受寵即
司馬有成命請終辭介更進曰僕聞主人義至高嘗
為田廬倉廩閭塾丘墳以待宗人之不贍者司馬蓋
亟稱之矣語在記中此之謂亢宗宗之庇也司馬有
不腆之幣請必毋辭于是主人降自阼階肅賓介入
賓介將命布幣請祝主人主人曰嘻以車馬之煩毋
勤執事賓乃即席南嚮致辭曰僕聞之嵩丘之上有
松焉其始拱也亭亭耳林衡過而說之知其為百仞

之材萬乘之器也乃今上主人以齒不亦拱乎以其治生者信其養生則亭亭之徵也積粟萬鍾由圭撮起稽天大浸曾不足以奉漏卮故善保身家宜莫如重積主人之治生者是已由什百以必千萬由彊壯以必期頤皆是物也執此以往高年將焉避之請為主人祝介曰善哉善祝者必再賓曰主人閔考氏之不逮屏嘉事不居孝之屬也考氏往矣乃今伯兄若叔季及諸子姓則其遺體非與且太夫人春秋高熊鳩之愛鈞耳願主人父事伯兄身親叔季訓諸子以禮讓壹以子視之和氣致祥家之壽也先君子且不

朽九原寧有遺憾邪請爲主人祝介曰善善祝者必三賔曰都人多富溢卒慕高義而襲令名概諸收族敬宗則祠事田舍丘墳備矣及其敝也直以賈怨而招尤豈收族之難躬行難矣請親親自門内始達于宗族施于鄉鄰毋念是非毋忘休戚得之不得毋德色毋伎心舉宗且不纊而温不粟而飽矣謂之長者誰曰不然以是而師子孫則百世之壽也請爲主人祝主人避席再拜曰鄙人雅聞大夫善辭左史多識楚之良也司馬幸在肺腑儼然惠顧而照臨之敢不拜國寶之賜

太函集卷之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封太孺人金毋八十壽序

今監軍副使金君數以御史言事務直引情實黜芬華用事者嘸之出補僉事七年不調既金君自漳南討張璉有軍功大司馬以聞稍遷右叅議時余領監軍按察使益習金君無何中丞譚公以得請還余自監軍代其事天官移書問可代監軍者余與直指使者皆言金君其人循理責實黜芬華宜可屬兵事

詔曰可金君尋以副使代監軍會余治監軍舍新成金君奉母太孺人姑就舍頃之太孺人欲東歸急余授節金君所歸太孺人明年丙寅太孺人春秋八十老矣金君則以有事疆埸無能壽母於家蓋慕之甚諸大夫察金君怏怏請見金君而解之余謂金君君何慕也聞君先御史公其莊足憚顧諸子稍稍有出入無訢言太孺人操法嚴不少貸諸子奉太孺人教唯謹不啻先御史公彼其親而不尊能食而不能教者不可同日語矣夫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太孺人識大體乃令程督君者惡用勞力爲哉往君

爲臺臣率以逆耳見忤其後置之汀漳置之甌越固皆干戈之地危急存亡之秋也當此時太孺人之所以望君者僅僅足矣　今天子修中興之業二三執政一洗疇昔所謂辦論官材務責其實自君部署兵事以身繫閩安危將不遺謀士不遺力境內自今定矣即太孺人家食奈何一日忘閩彼誠知境內賴君而安太孺人之驩甚也君在閩猶在膝何怏怏邪既而深念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往余乞師東國客過父母之邦吾父母始耆其期日與行會會師事急不遑稱觴舍中至今念之項項然不自得君之怏怏亦

人子之心也余柰何以貌言謾君雖然人子亦爲其親用命耳親命之學則力學親命之田則力田藉第令廢詩書棄稼穡雖日侍親側其何以中親之驩何者親之所欲者奢而其所事者狹也況受命於親以從王事又何敢怠事以遺親憂王事克共親意得矣違親而親意得則所謂以實事親也假令親意不得徒呫呫兒女之間人子之疏節甚矣處其實不處其華願以此爲君欸果謾乎非耶諸大夫進曰諺有之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言華不勝實也虎豹之鞟安能去華太孺人享有高年金君不違其志公得之矣誠

得一言之炳蔚者，明金君之志，紹介以告太孺人，是孰實而傳之華也。禮曰：貴老為其近於親也。公豈有意乎？往金君進藩大夫，余當執贈言之役，迄今三歲，曾不得一辭誠幸，得釋諾責。於金君即言之無華，勿論也，遂受簡于諸大夫，述不佞之辭為太孺人壽。

贈陳逵甫序

吾家二仲以好奇聞郡中，雅從海陽處士陳逵甫游，奇之甚，則謂不佞處士何如人哉。其視肝肝，其言吶吶，其能不計資斧，不辨錙銖，卒然遇之，木彊人也。其少進也，渾乎若璞，冲乎若太羹，與之俱偃偃乎若乘

白雲而遊帝鄉森森乎若發武庫具六師而張九伐也酒酣耳熱仰而呼曰天乎天乎斗牛之墟彈丸地耳既生伯玉何復生余人或以為放言彼自以為不易處士何如人也逹甫故以講業顯則不佞業已著論稱之當是時逹甫行年六十會不佞由請告起逹甫帥三老豪傑祖之東門贈言既終執臂而盟不佞社稷之事子為政山林之事我為政其毋相忘迄今十年山林方以逹甫取重顧不佞日從四方之事未嘗著尺寸功社稷之謂何其何以報逹甫二仲幸而得侍夫非山林之伯者與二仲又言伯兄何負處士

處士之爲政也猶之釣者之在魚也弋者之在鳥也四時不易其業風雨不愆其期其用力也專故其取效也衆由巳故也伯兄不然魚鳥在前禁格在後前不得進後不得卻即由己能乎居頃之不佞得謝歸田里二仲喜相告也則曰伯兄往往以山林負處士今且中分之其遁爲桓文乎抑亦仲尼之徒無論此也嗟乎逵甫春秋老矣顧其心思耳目不啻盛年有吐必奇有作必偉一何壯也不佞四十無聞筋力日弛挾筴則惟恐卧曾不能盡其什二三乃今欲與逵甫狎主山林之盟執耳於壇坫之上邈乎其不相及

矣夫不用則形全形全則神王亟用之則形役形役則神馳達甫故貧終不以布衣而易軒冕盖早辨之也二仲則以伯兄善處士而吾兩人者善處士仲子筌幸及伯兄釋閫事歸與處士初度會閫人工於文繡海內稱奇願乞一言傳之使吾兩人者得備將命執此爲處士壽不亦鉅麗乎哉嗟乎二仲猶有童心焉知達甫達甫雄視當世直將以騁衍爲役左史倚相爲徒其必天孫製錦雲漢爲章庶幾得當其一眄曾何有於不佞又何有於文繡之工不佞方紹介武夷君願乞鈞天於帝 所幸而得請擢列仙而西亦一

奇也武夷君謝曰浮丘翁聞公還肆咸池於天都之上待公久矣即此可以成饗惡用他求不佞既不得請於武夷君且懼浮丘翁之凉我也復次吾言授閩人之為文繡者將為二仲口實云

壽張處士序

余大父雅游武林館于胡氏其後諸父諸兄及諸弟諸子皆受賈胡氏授館如初胡氏毋絕賢自梱內主計鹽筴駸駸起冨二子脩故業卒致不貲吾家四世結伯仲驩不啻婚媾郡諸生張子美從胡仲子受室其父盖長者云仲子言曰諸方伯部中吾郡居首服

都人士美服御恣治遊則人人能矣張處士獨好義喜施務緩急人有無結客而游善持論諸所供具無不盡客驩與人嘻嘻居家率以嚴見憚舉五丈夫子其三人皆授博士經鄉曲以長者名處士弗處也乃今春秋且老願乞一言壽之嗟乎未交而言貌言也余以禮辭余諸弟諸子請曰仲子無他宜知處士嗟乎未交而言貌言也請固辭諸父諸兄語曰無他宜知處士而余余心猶憧憧也請終辭於是家大夫命曰此仲子肺腑親也孺子其無辭余竊聞之壽有五五者一得皆足以施後世聞四方耤第人今兼之蓋有足

術者矣彼松喬偓佺之屬都神皋而游帝鄉彼且以天地爲蘧廬彼且以古今爲旦暮此所謂遺世之壽我不敢知有道仁人多歷年所上之則黃帝堯舜下之則太公畢公此應感之符聖賢之所爲務也榮啓期林類百歲不衰則山林之壽也至若顏冉之壽壽在名者也后稷公劉之壽壽在子孫者也處士布衣陸沉於市非有玄牝刀圭之術聖哲之行卿相有土之尊也處士生弘治中歷四世以及今日久安長治所謂堯舜之世非邪乃今在宥而致太平莫非壽域而處士居首服是爲山林與隱即學仙不能庶幾乎

山林之壽矣好義喜施身有長者之名是名壽也舉五丈夫子而通博士籍者三人是子孫壽也故以其世則繫乎天者也以其居則繫乎地者也以其子孫則繫乎人者也處士得此三者壽不亦宜乎在禮七十曰老而傳人雖樂有賢子孫故可傳耳莊生直以子孫爲委蛻其斯爲可傳也與哉處士諸子皆以儒術鳴傳可也傳可也於是諸父諸兄諸弟諸子喜曰子大夫不欲爲貌言乃令一一皆中窾矣籍之

封太淑人石母七十壽序

今天子始上　兩宮尊號賜爵羣臣父母視其子官

于時佐大司馬者五人咸拜　命五人者左司馬則
石崇質王愼徽右司馬則楊汝謙吳惟錫道昆從其
後遞轉幸居一焉五人肩隨省中兄事大司馬人言
天子重邦政林林倍置介卿盛矣居有頃吳王遞以
親老乞歸楊毋春秋最高汝謙不得請吾親幸及偕
老會道昆方攝戎事未敢謁行獨崇質進御史大夫
出治三秦督府太淑人張獻歲始稱老意欲東歸御
史大夫將爲壽里中遂奉太淑人而西也道昆謁大
司馬謀所以壽太淑人大司馬曰嘻御史大夫爲太
淑人壽者弘多矣余同御史大夫通籍習知太淑人

太淑人事先司馬公嘗稟於順正顧具母道食諧子而能教之辭辭然出入勿倍于人倫務揚名于後世御史大夫自結髮筮仕少年而登三公豈惟御史大夫能哉太淑人之教也夫食不必教教不必刑此之為慈猶之乎衆人母耳太淑人得御史大夫以彰其教御史大夫刑太淑人之教以成其親始之以勞著愛卒之以尊著親其斯為御史大夫母也太淑人為御史大夫母令子幸得以御史大夫母而母太淑人壯哉行乎毋承　譽命子奉　簡書毋服副禕于建節鉞大都太淑人之能母也以子御史大夫之能子

也以得　君是足以壽太淑人宜無待於外矣善乎
莊生之論孝也其言曰敬愛易忘親難忘親易使親
忘我難他日又言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故
忘斯適適斯忘矣徃兩司馬以歸養得請則無不慊
于心第以親故思歸中道自廢幸然其有餘力親其
能忘我乎此之謂自適非適親之適也君具父毋楊
毋且幾百年　今上汲汲任人二君子方嚮用無論
禄養亦且得親驩心顧惟明發有懷二君子惡能一
日忘親也親適矣要以自適其適寧詎能乎弗適胡
忘弗忘胡適非其至者也乃今御史大夫將毋以從

王事太淑人就養以享天年吾見其相忘吾見其行
適以此思孝其孝可知以此寧親親年無量御史大
夫之所爲壽者胥此耳汝譙謂我　國家故急西虜
自昔重督府權即久承平其備迄今未弛頃自雲中
款塞西酋嚴事中國毋敢生心此一曹參足代之無
用御史大夫往矣御史大夫雅以材重當世諸公卿
爭自下御史大夫倘然結　主知幸得留內太淑人
方以期稱壽邸中諸公卿紹介御史大夫執幣加爵
請命御史大夫出栝棬太淑人所擊鍾饗客相與歌
松栢祝岡陵頌有奚斯雅有張仲皆是物也以此爲

太淑人壽不亦後乎大司馬曰富貴而歸故鄉儒者且後言之矣當太淑人家食顧獨無州里鄉黨若門內親乎自　先帝召御史大夫赴中丞於是太淑人偕門內親離鄉黨去州里蓋數年往矣茲乘傳而出東道鄉人聚族而觀之問其年則四百有二十甲子問其封則太淑人問其姓則御史大夫問其所之則三秦督府猶之晝日衣繡不亦煌煌乎哉前驅入齊太淑人且至諸子逆之境上縣吏帥諸父老逆之郊里婦逆之里門門內親逆之應門之外至則舉欣欣相告也太淑人幸無恙不圖福澤之至於斯與太淑

人聞之由由然適矣吾知太淑人固自若寧自知有御史大夫無乎不適無乎不忘孝之盛節也御史大夫備矣壽之日　封章在牘象服在躬　璽書在庭節鉞在道衆賓之屨滿戶齊謳之聲滿堂御史大夫及此而進爵太淑人前其必愉快而勝爵矣藉第令久留内亦將不越乎闕覲顧安得此吾故曰御史大夫之所爲壽者弘多矣惡有所待邪道昆作而言曰固然信友悅親則御史大夫有徵矣吾聞周召分陜而治御史大夫兼之　上方以周召重御史大夫終不欲勤御史大夫於遠異日者召之入諸公卿猶得

禮太淑人如嚮者言吉甫魯侯於是乎在宜必有所
待也御史大夫行矣道昆載之牘將爲左券質之

封柱國少師張公七十壽序

上初踐阼則以國秉屬江陵相君明年萬曆建元壽
星見南紀相君父累封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觀瀾先生以歲蜡登七十應其
占先生不樂市朝由由然家食上之不敢以執爵勤
天子下之不欲以卮酒竿牘走公卿大夫且夙戒相
君距四方之使毋入楚于時列卿十餘曹故從相君
遊轄幸得脩世講父事先生相與胥命相君紹介爲

壽則以余小子三仕楚授簡使脩辭余小子以菑居畢敢不唯唯竊聞人臣之義莫盛于周公直以其輔少主致太平視三代之英難爲力矣顧周公席永清之治憑叔父之親以承帝業易因也以繫天親易入也頃年朋比干政　穆考奄棄羣臣相君託　少主而釋國疑不旬月而反之正乃令威福不德官府師師歲入畢登胡越一軌即　主德天授無讓成王要以不肺腑而親不跋扈而信則尤難之難者也幸哉有子如此不亦愉快乎哉古者睹雲雨而測開先睹河海而探原委覩弓裘而思述作故海内頌相君功

德必本之乎先生此則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矣余小子進於是其以天地徵之今夫天蒼蒼耳官陰陽府萬物美利天下何可勝窮然而不言者天無成者地雷風水火山澤六子職之時動時散時潤時暄時止時說夫然而七政夫然而五官夫然而四時夫然而百物其蒼蒼猶是也天地不自生故能長久夫非天地之壽也與哉然天地不能不禪六子六子不能不任施生爲而不宰有而不居用而不窮運而無所積孰隆施是其機則然矣往先生北遊玄岳余小子以守吏迎之郊先生冷然而風行昂昂然而玉立

皭然而蟬蛻塵壒之表皡然而游物之初盱盱然而道存栩栩然而自適其肌膚若姑射其託宿若庚桑其視治天下若土苴視生民若芻狗凝其神充其氣其殆穅秕堯舜而役夷光吾將以爲天游吾將以爲龍德然而未既也後十有二年復入楚先生業已擁高爵享令名吾見其無成心無德色無溢喜無私憂都人士率以得意侘先生先生猶是耳語曰可以爲衆父不可以爲衆父父衆父則六子是已衆父父則蒼蒼是已乃今能爲衆父父寧非先生其人乎有子得君而相之澤被天下而無不以爲惠周南偕老　譽

命荐至而不以爲榮故迨杖國之年猶有嬰兒之色人貌而天者也爲衆父父壽不亦宜乎朝士言弘治中大臣父有被召見者　今上方廣孝爲治宜必先相君藉令奉父毋相舍中朝夕出入君父具在相君可無郤顧而其嚮用益專此則社稷之壽也余小子敬諾顧於心竊不然男子有事桑蓬則自父命之矣如必以無方爲養養志之謂何故寧違言無寧違志小大之辨也識其大者直以喜起爲承歡博施爲錫類相君優爲之矣且也仲君方以就養釋閫事季君若相君之嫡並與計偕賜第告成稱觴宜與行會吾

知先生之神愈王而相君之在事愈安郢都猶之乎
帝鄉何論朝禬夫四岳宗岱是爲介丘登封七十二
家非不葆然大也西北廣莫厥有崑崙語大則擎五
岳幹四維然而不列職方不登望祀其所託者殊矣
裨海不盡東南且當懸寓之半外有瀛海孕裨海者
四曾不芥蔕於胸中然而徐市不能窺羨門不能涉
也其鉅滋甚其去人羣滋遠如必時崑崙而航瀛海
不亦左乎由斯以談世方以崑崙瀛海祖先生相君
方以社稷爲先生壽乃若先生所自爲壽者蒼蒼是
已即楚有冥靈晴足以壽先生

封參議南臺李公八十壽序

今上建元癸酉廣西左布政使李淑上言臣故事

世宗幸得請告　先帝起臣田里駸駸列藩臣臣父

景瑞春秋高幾八十所且臣復負疾不任西行臣有

子維楨備在文學侍從臣請得歸養保父餘年　上

許之於是方伯解印綬歸郢明年甲戌則李公以大

耋稱觴太史門人十餘曹相率而乞言於不佞往不

佞三仕楚周游名山大澤間大岳以神皋據上游泰

衡眉四岳而當席江漢疏爲澤國四瀆居二焉煌煌

乎楚觀哉信文明之域也郢中爲江漢都會其鉅邑

日京山三澨經之緯以七澤枕熊耳帶方城大別在縈匡廬在闔地靈異矣昔在西伯化行周南麟趾螽斯之遺風迄今未熄以故國俗歸厚文獻足多乃今朝有良士野有逸民家有禎祥里有耆舊此何繇至哉逢生麻中不扶自直其謠俗異也厲山白水自古帝王之窟宅在焉弘治中 睿宗分王入郢 皇祖遂由此起嘉靖萬邦壽考作人視周爲烈 穆考端拱而治坐致時雍 今天子聰明憲天孳孳修二帝三王之治即三世相受皆天授夫非岐山豐水效靈乎哉其在臣鄰率以類應公生分封之始方伯服事

嘉隆之間引而彌光太史以盛年而事　少主儼諸
龍德公其在乾之初乎方伯進退無邪太史適當利
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則所遘之時異也楚材顯者
無若蒍熊倚相屈原宋玉景差彼徒託列國有聞其
所就業不廣至若冥靈多壽質行泯焉即老萊子麗
公義甚高不能必大其後是故以身壽易以子壽難
子壽易以子若孫壽難子若孫易子孫各以其貴為
壽難即貴不必材材矣不必遇合子孫材而遇合於
是乎壽之難之難者也方伯以其親老殆天未盡其
材太史材高無論蒍熊倚相屈原宋玉景差之屬顧

方高時金馬得當　明主著述之庭公且于其身親
見之則其得之子孫者迥異矣諸君子之爲公壽也
惡可僂指乎哉善地則以其地壽之善俗則以其俗
壽之得其時則壽得其子孫則壽取數多矣故川陵
可祝也岳可銘也二南可矢歌也陽春可屬而和也
苞茅可縮也楚瀝可陳也洞庭之廣樂可與聞荆之
和氏可幣也猶未也湯沐之毛可登皮闍三朝田祿
之美可具常珍尚方可衣大官可膳封章可以施後
世惇史可以憲膠庠高門可以待路車餘粟可以及
隣里鄉黨其芘可以聚千駟其緒餘可以利天下國

家則又公之自爲壽者耆矣諸君子有當乎不佞言之也就而問公詳往不佞爲郎習方伯既而問楚俗幸得存公於家比入朝則又朝夕太史諸君子固亦知太史若方伯耳宜未及見公不佞聞之有虞氏天德而出寧作者爲弗可及也已昔人顧亟稱泰氏何說哉有虞氏之洽民心民猶竊竊然知德也伊耆氏之不知似也顧猶知有則未嘗忘泰氏徐徐于于不辨牛馬胡爲而劓胡爲而黥胡爲而瘍胡爲而髡殆將族勲華而祖之耳公渾然若太朴氾然若無與爲睟粥粥然若侗灑然若見獨測其所至悠悠然其若

未央祿眞而和與俗而爲教父固將以不用爲用不于其身而下其子孫泰氏是巳下自方伯以及太史其唐虞之際乎雖然泰氏不能不爲有虞猶之岷山嶓冢崑崙不能不爲江漢衡霍夫唯江漢大而後尊岷山嶓冢衡霍大而後尊崑崙故有虞大則泰氏尊方伯太史滋大則公愈益尊矣且也有虞氏啦乎其後固不及見泰氏之初亦猶登衡霍者不及見崑崙泝江漢者不及見岷山嶓冢其所託者遠也乃公黃髮家食方伯居于舍中太史幸日見公無恙公幸日見太史烝烝嚮用無論世德單厚海內無雙自有川

岳以來此其希覯者也諸君子其以江漢爲上尊衡霍爲加豆先之以太史申之以方伯庶幾得請爲壽而公饗之惡用不佞

平陽爲壽序

不佞從褰大夫爲司馬郎盖二十四年往矣時都人士目攝諸作者胡爲乎負俗爲名高于是諸郎務浮沉一切諱文事而大夫力修古數目不佞於諸郎中即不佞不敢以道古納私交而獨大夫愈甚居有頃大夫以僉事出矣及仲子逵舉進士盖後大夫舉者十有二年仲子嫺文辭斐然稱大夫子頃之亦以僉

事出壹如大夫往大夫出居秦官輒左及出仲子亦復左之既又大夫自與移滇部使者業已爲大夫請老仲子左而貳皖乃今始得平陽嗟乎伊氏相殷孳氏相漢皆世持國秉學士至今豔之近世若淛以東楊氏孫氏河南許氏閩中林氏並以父子顯豈不焯乎哉余事秩下大夫固非焯焯顯也寧知當世不利大夫又不利大夫子乃今仲子始進二千石則父子通籍餘四十年何拓落也余聞古人或以立言參不朽而世祿不與焉蜀之能言者宜莫如司馬相如揚雄然烏不逮雄而相如之後不顯且蜀之世有位

者可僂指也其間世有文者幾何故虎豹來田梱契
橘柚先折則文爲之祟也然則爲大夫仲子祟者非
文乎即大夫蘊藉深仲子以身下當世士而其祟固
自若也歲十二月王宜人先大夫而者明年仲春則
大夫及者始會平陽命下仲子皇皇以簡書行乃辱
新都問所以爲大夫若宜人壽者夫大夫父子通籍
餘四十年而仲子始進二千石乃今紆黃金擁朱轂
驅而入蜀數馬加於相如第領郡迫程期宜不果往
仲子行矣逝將治虎邪之官發姑射之使以安車逆
大夫若宜人于蜀彼且果然而飽家食宜不果來然

則若何而壽之也不佞知大夫習矣獨不敢知宜人始大夫力脩古絕口不言文及出大夫於秦不言棄居外即自臬移州大夫不言無罪卒之年甫艾而以老放大夫不言彊即令仲子黃金朱轂馳蜀道歸里門大夫不必以爲得意即虎虒祁介姑射亦不必中大夫之驩觀大夫可必宜人何可壽也大夫故以詩禮授仲子其以詩禮壽之古之從王事者即父毋在不遑將則四牡諗之矣昔樊侯受命誦以烝民故其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忠之訓也而小宛大夫有懷明發故其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孝之訓也

夫夙夜均也無忝本於匪懈匪懈彰於不遑臣子之能事具矣在禮受命不宿於家成身成親夫是之謂孝往仲子貳皖皖人宜之率相語曰夫非故僉事君與夫非大夫君子與宜賢矣及行部者遞至則又汲汲推轂之曰夫非故僉事與夫非大夫子與宜賢矣即大夫足不涉南國而南國且人人樂有大夫平陽故河東漢所謂股肱郡也其民故知義知信知禮猶晉之遺漢二千石稱良率以經術取高第今之經術孰有出仲子右者哉至則民益宜之其誦守者視皖有加無疑也晉故仕國其行部者皆國之良而守經

術故足多不啻季布其推轂守者視南國有加無疑也郡多巨室並跱三事六官幸得二千石良交相慶也無亦將日是故僉事君也是大夫君子也宜賢矣

明年　天子受計召見列郡之卓異者於東朝無亦將曰是故僉事達其人是故僉事來譽子也宜賢矣異日仲子發一介起居與大夫覽揆之辰會大夫門狀不亦愉快乎哉禮曰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謂成親又曰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果令稱名駸駸上達不啻百姓國人令名

益無窮矣仲子之所爲大夫若宜人壽者其在斯乎
往余父母始耆則不佞在閩越比偕老則出行邊即
不佞不及上父母觴父母雖甚比不佞歸子舍而父
母之驩不賢於當時無亦蕲不佞以無忝而成親非
直甘毳以也不佞無能爲子而家司馬椎少文要以
老近於親宜多類者當世方目攝不佞紛紛求多徒
席父母寵靈猶幸得從列卿後大夫方爲仲子前驅
而天佚之以老曾不中道踠餘力以待鴈行由此而
赴康莊直一舉千里耳仲子且之郡亦猶乘蜀道而
趨河東憑劒閣歷羊腸既出函崤左顧中原如砥矣

異日仲子爲大夫若宜人壽者何論良二千石哉仲子再拜授簡曰古稱同官爲僚明公則逹父黨也即逹無足以當父毋固將有徵於父黨之言請籍是言授伯兄逵遞以逢掖爲二親壽

上善篇

諸吳著邑中猶屈昭景之著楚即繫姓同而聚食異率祖虞仲而宗少微澄塘雄視諸宗猶童甫之視逢掖其人豪舉不屈偃則火馳隣有違言相與戮力決勝年及舞象輒習技擊挾短兵舉宗將有事比隣雖斑白者以前茅進所親者遇之道公猶涖行間邪對

曰固然此公事也老夫不往如諸少不用命何四方憚之莫與潢池争長然近屬周親有難必赴有不平必先鳴客入里門下車君子也肅客而揖送之升車即凌厲自賢不失禮讓里中有長者且老獨折節務下人先是豪傑少年與隣相構長者堅自閉不與聞少年少之何爲重刀布而輕宗祏擁門而圍之三匝突無烟及啓門舉室絶火者三日矣長者蒲伏謝過衆乃平遣二三子入成均壹以退讓爲家法當長者受侮與諸子俱諸子未及剚心不無少望長者戒曰寧蟄而俯蛙怒何爲舉家多長者恢恢有容靡然顧

化十年以往不恩有司夫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以身易俗唯聖者能之借曰能賢弗克見聖顧不言而躬化格堅爲馴善人可以勝殘固非虛語上善若水處衆人之所惡而不爭江海爲百谷王下也老氏將以是爲教父長者或未之前聞要以知雄守雌冥合玄德則其至性惡用游方之外乎哉且也老氏之寳三竊嘗聞其語矣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近仁儉近禮不先人近讓讓則長者優爲之矣少從毋黨貫中都中年既饒毋黨削矣即有緩急皇皇然務及之嘗受禁方善治末疾疲癃者卒援杖起蹇

人以疾來告集如響門歲游饑淮泗多殍長者出有
所遇棲溝壑者數十百人以此思慈慈可知矣長者
故攻苦以詘致贏亦既有家不樂祿大人言九府錢
公自致耳疇爲諸子虜邪長者對曰元立幸藉先世
之靈庶幾諸子能師吾儉藉令作法于汰則我無良
諸子諸婦及諸孫奉法唯謹以此思儉其儉可知夫
是三者不必長生要皆深根固蔕之道也顧慈則惠
而未徧儉則嗇而未舒天下之柔弱者莫若水而破
剛強者莫能勝之故柔弱生之徒此之爲長生此之
爲上善長者寶此三者故全也吾弟道坦于長者爲

婚姻閙言多贑則告余曰昔三讓自泰伯始季札代
興長者出澄塘吳之胄也此其世德也彼巳柱下長
者何足以知之